

重吻碧玉含笑而逝

戚宜君

蘇曼殊外傳之十一

奄奄一息仍思深造

蘇曼殊厭倦了上海霞飛路寶康里寓處的繁華及囂雜，一度曾經搬到郊區的盧家灣與程演生同住；朋友們之中的柳亞子、葉楚傖、鄧家彥等當時都在上海，時相過從，頗不寂寞。

民國六年夏秋之交，蘇曼殊胃疾轉劇，居住在郊區看病十分不便，朋友們又勸他搬回了霞飛路寶康里，中秋節以後便住進了附近的「大同醫院」。先總統蔣公聽到了消息，特囑陳果夫前往探視，並予以資助，眼見醫院設施欠佳，起居也乏人照料，乃邀其移居新里里十一號，與正在養病的陳英士之次子陳甘夫同住。到了雪花飄零的初冬季節，溫度驟然下降，蘇曼殊日瀉五、六次，而又痔疾大作，乃移住「海寧醫院」就醫，日臥病榻，朝夕不辨；其時朋友們多已離開上海，蘇曼殊身邊稍微值錢的東西，均已典當一空，屢思獲一小型鐘錶以辨晨昏而不可得，日思之，夜夢之，曾致函友人申述此意，然終未如願。程演生從外地返滬前往探視蘇曼殊，蘇曼殊拿出一疊當票囑其代為贖物，然而程演生正值自

顧不暇之際，竟未能相助。未幾程演生有事北上，蘇曼殊尚伏枕書一函，託他帶給蔡子民，欲得一筆留學費用，前往義大利研習藝事；在奄奄一息之中，尚念念不忘在藝事上再加深造，他一生熱衷於學習的精神，是值得敬佩的。

「海寧醫院」設備及醫療水準似乎亦有欠高明，只是限制蘇曼殊不可讀書、不可寫作，飲食及抽煙則聽其自便；一個患有嚴重腸胃病及其他多種疾病的人，飲食不加節制及調護，如何得了？而且大量抽煙，刺激了腸胃更如何得了；因此病情不但沒有好轉，而且有快速惡化的現象，加以院中的英國老醫生已去九江診病，連醫藥的服用都成了問題；恰於此時柳亞子託人送來醫藥費三十圓，遂轉往醫術及設備較為高明完善的「廣慈醫院」就醫。

民國七年，蘇曼殊已邁入三十五歲，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「廣慈醫院」中渡過了農曆新年，日臥呻吟，不能起立，醫生說他是受寒過重，待至夏日天熱方能痊癒。周南陔前往探視，蘇曼殊握其手含淚道：「身畔無時計，不知命盡何時？」說來說去仍然是希望獲得一只鐘錶，周南陔

大為不忍，乃解下懷中之佩錶贈之。

蘇曼殊的求生慾望十分強烈，雖然輾轉病榻，骨瘦如柴，但仍計劃着返粵一行，鼓槳南游，一探西樵鼎湖之勝；更設想肥馬輕裘，與朋友們遨遊紅梨勝蹟；也希望獲得一筆相當的款項，前往義大利鑽研畫藝。他有許多理想與希望，根本不像是一個即將走向人生終站的病人。蘇曼殊老是抱怨醫院看護不週，因此使他的病情始終沒有起色，遂要求周南陔替他向法院方提出嚴重交涉，周南陔理直氣壯的去質問院長，院長也振振有詞的說：「醫院對病人固應盡心盡力，而病人亦必須與院方密切配合才行。」說着說着從抽屜內取出糖炒栗子兩包，云係得自蘇曼殊枕畔者，周南陔知蘇曼殊素嗜此物，一時竟為之語塞。

民國初年，政局擾攘不安，先是洪憲帝制、府院之爭、復辟鬧劇，弄得章法大亂，民不聊生；國父孫中山先生痛恨軍閥之違法亂紀，乃創導維護約法，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，通過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綱，推選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大元帥，轄有粵、桂、湘、黔、滇等五省，而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。

當時的革命同志及有識之士均紛紛南下，參加護法運動，因此蘇曼殊的革命朋友們也多半離開了上海，大家並沒有忘記這位多才多藝、性情真摯的朋友，只是遠水難救近火，一時之間使得蘇曼殊似乎陷入了無助的境地。當時居正亦患病住在「廣慈醫院」，與蘇曼殊隔鄰而居，一日居正與周南陔合編了一段神話，善意的欺騙蘇曼殊道：「適才於夢中，見佛立雲端，宣言曼殊之病，於初夏時當即快速痊癒。」蘇曼殊聞言大喜，頻頻於榻上伏枕合掌，頂禮佛天，感謝神恩浩蕩，指日可以恢復身體健康矣！

但言惟念東島老母

心情的愉悅，果然連帶也使病情有了起色，詎料那祇不過是迴光返照而已，隨後即病情快速加重，彌留之際，但言：「惟念東島老母，一切有情都無罣礙。」終於在五月二日午後四時病逝於「廣慈醫院」，檢點遺物惟餘脂盞香奩而已。柳亞子聽到消息，哭以詩云：

白馬投荒計未能，歌姬乞食亦何曾？
鬚絲禪榻尋常死，淒絕南朝第一僧。
壯士橫刀事已非，美人挾瑟欲何依？
七年絮語分明在，重檢遺書涕似塵！
文采風流我不如，英雄延攬志非疎；
千秋絕筆真成絕，愁對荒城飲馬圖。
瀟瀟暮雨過吳門，一水紅梨舊夢痕；
無那落梅時節近，江城五月為招魂。
蘇曼殊正值盛年却溘然而逝，在短短的三十

五年歲月中，受盡了人世間的顛沛流離之苦，也曾有「壯士橫刀」的豪情壯懷，也曾有偎紅倚翠的綺麗往事，肝胆照人，墓門掛劍的作風令人肅然起敬，客居紅梨湖畔的情景猶鮮明如昨，如今却已經天人永隔了。

蕭叔秋在蘇曼殊臨死之前，曾接到他的一封信箋，上面畫了一個鷄心，旁邊註有一行小字云：「不要鷄心式的。」朋友們都猜不透他的意思，只有蕭叔秋心裏明白，連忙到珠寶店裏買了一塊方形的碧玉，託徐季龍帶往上海「廣慈醫院」親交蘇曼殊，當時蘇曼殊已經陷入彌留狀態，聽說有人老遠的從廣州送東西來了，他勉強睜開眼睛，伸出乾癟的手接過了碧玉，湊到唇邊吻了又吻，遂含笑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。

何以他對這塊小小的碧玉如此看重呢？只有蕭叔秋知道得最清楚，就是當他二十歲那年在香港「中國日報社」時，父親蘇傑生曾經託人找他回家娶親，他却不告而別，跑到「慧龍寺」出家當了和尚；據說對象是一位知書達禮的林姓富家女，非常欣賞蘇曼殊的才情，雖然被無情的拒絕了這門婚事，但是內心裏仍然是非他莫屬，靜靜的等待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回心轉意；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蘇曼殊出家為僧前，懷着近鄉情怯的心情，由唐家環北上接近滬溪鄉時，在路上巧遇林姓富家女，並蒙解下佩玉相贈，從此在彼此的潛意識裏，都認定是已經私訂終身了。

在「斷鴻零雁記」中，描寫三郎與雪梅的情形，就是蘇曼殊與這位林姓富家女的具體寫照。後來蘇曼殊天涯飄泊，始終沒有再回過故鄉，而

那位富家女也因為憂悵過度而歿；千不該萬不該的是蘇曼殊在一次衣食不繼的時候，竟然把那塊訂情碧玉三文不值兩文的給賣掉了，如今想起來真是愧對伊人，因此才託惟一知道這件事的蕭叔秋替他購買一塊相似的佩玉，以彌補他愧對故人的不安心理。鄭桐蓀也有律詩懷念蘇曼殊的風流韻事云：

曾傍紅樓幾駐車，青衫無奈又天涯；
詩成百絕情難寫，雪冷三冬恨夢賒。
漫去深山盟落葉，應憐空谷老名花；
朱顏未減少年態，何事頻頻攪鏡嗟？

蘇曼殊原本是一個活力充沛的人，眼前的拂逆根本拘束不了他好動的個性，興之所至，一會兒天南，一會兒地北，尋幽探勝，徵歌逐色，處處留情但却處處不負責任的一走了之。基本上他是個多情種子兼挑情聖手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觀念與生理狀況不能密切予以配合，因此每當緊鑼密鼓之際，輒丟盔曳甲的落荒而逃。及至病臥「廣慈醫院」時，清癯如柳，氣若游絲，在乍醒與昏睡之間，枕畔尤置有小鏡一方，不時攬鏡自照，眼鏡中的人兒「一回相見一回老」，不禁為之唏噓流涕，感慨萬端。

在蘇曼殊臥病「廣慈醫院」期間，他的舊友大多離開上海前往廣州去了，倒是認識不久，結識於青島，同遊嶗山勝蹟的周南陔時常前往探視，並給予許多照顧及幫助。周南陔名然，貴州人，對蘇曼殊素極仰慕，蘇曼殊死後，周南陔曾經集曼殊的詩句綴成五首七言絕句，發表於報端云

年華風柳共飄蕭，勝有山僧賦大招；
日日思君令人老，遠山眉黛不能描。

中原何處託孤蹤？碧海雲峯百萬重；
春色總憐歌舞地，涉江誰為採芙蓉？

獨向遺編弔拜倫，燈前蘭麝白氤氳；
相逢莫問人間事，兵火頭陀淚滿樽。

香火重生劫後灰，排雲誰與望樓臺？
分明化石心難定，欲把明珠寄上才。

尚留微命作詩僧，縱有歡腸已似冰；
雨笠煙蓑歸去也，生天成佛我何能？

這五首七言絕句，完全是採擷蘇曼殊的詩句揉合而成，然而組合纖巧，天衣無縫，字裏行間概括了蘇曼殊一生的才情、志事、行蹤及理想，令人誦之，如見其人，不覺一唱三嘆，擊節稱賞不已。誠如柳亞子所說：「曼殊上人精通佛典，然絕少見其登壇說法；善為小詩，尤多綺語，大有『卻扇一顧，傾城無色』之致；又善畫，蕭疏淡遠，似不食人間煙火物；往還書間，好以粉紅淺作蠅頭細楷，造語亦絕俊，恆多悲感及過情之談，蓋蘇東坡一肚皮不合時宜，藉此發洩耳。」

洵屬精闢之論。蘇曼殊示寂後的第二天，也就是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三日午後三時大殮入龕；五月四日午前十時移龕至「廣肇山莊」設奠，由神交而未會謀面之汪兆銘經理其喪，丁仁傑、林鏡臺、周日暄等佐成。並在上海「民國日報」上刊登「曼殊上人圓寂訃告」云：

曼殊上人蘇元瑛師，於五月二日在法租

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示寂，擇於三日午後三時成殮，四日午前十時移龕廣肇山莊。此訃汪兆銘 丁仁傑

同時「民國日報」的同仁們，也在報端刊出了一篇「曼殊上人恒化記」的短文，總計不到一百五十個字，却將蘇曼殊才情、思想、未了的心願及逝世前的醫療情況交代得清清楚楚云：

曼殊上人蘇元瑛，工文詞，長續事，能舉中西文學美術而溝通之，其道德尤極高尚。

年來慨政局紛擾，社會墮落，常思至羅馬，考察彼都美術，而鬱鬱多病，卒未成行。

自去夏復胃病大作，時纏綿病榻，迭入某某醫院療治，間獲小瘳，然不久輒增劇。至昨日午後四時，竟恒化於廣慈醫院，由友人代為料理棺殮。現定於今日午後三時成殮，明日午前十時移厝廣肇山莊。

蘇曼殊的靈柩移至「廣肇山莊」只是暫厝性質，因為他的許多至交好友都不在上海，一時之間尚難決定究竟安葬於何處為宜，汪兆銘與丁仁傑想到了杭州、蘇州及南京，終因時局不寧而暫時作罷。

卜葬杭州常伴湖山

蘇曼殊天才橫溢，超邁一代，早歲悟禪，於書無不窺，精通外文，也能採擷泰西及東洋文化之精髓。襟懷灑落，不為物役，遺世獨立，難諧俗流；特別是他的詩作，其神則綺麗曼妙，其韻則蘭麝芬芳，其筆觸則如行雲流水，猶似天邊彩虹，絢爛奪目而使人嘆為觀止，曠觀當時名士，

罕有其匹焉！萬里擔經，飄流異域，識當世賢豪甚衆，憐然靡所假益。病骨支離，飄零人海，既抱難言之痛的身世，復懷憂國傷時之情懷，正值鼎盛春秋却客死上海，楊滄白聽到了蘇曼殊去世的消息，在四川巴縣故鄉徹夜唏噓不已，並作輓詩二律云：

初利詩魂不可招，彌天一衲見風標；
真淳不獨如三代，清曠還應似六朝。

支遁遠節春漠漠，倪迂殘畫晚蕭蕭；
龍紗別有傷心在，白馬投荒未自聊！

絕代風流僧畫師，孤山同擢使人思！
未應脂粉妨禪定，空對巫山擬豔辭。

貝葉重繙尋鸞嶺，櫻花流淚入蝦夷；
武林一老吟頭白，惆悵交親半死離。

詩中有深摯的懷念，有崇高的推許，有為老友剖白之處，更有無盡的惋惜之意，情見乎詞，令人讀之鼻酸。任白浪集曼殊詩句弔之云：「沙白松青夕照邊，桃花紅欲上吟鞭；芒鞋破鉢無人識，東海飄零二十年。」短短的二十八個字，活畫出一幅飄然世外的僧人形象。

悼亡詩彙塔銘述志

事實上蘇曼殊的性情與行徑，殊難以常情與常理來加以拘束及評估，既熱衷於木魚蒲團，復醉心於酒色徵逐，雖絕口不談政治，實具悲天憫人之懷抱。一方面是工愁善病，一方面却健於飲啖，有一次柳亞子送給他芋頭甜餅二十枚，一個晚上便吃得淨光，翌日腹痛如絞亦毫不在乎。有

人看他瘋瘋癲癲而目爲「癡僧」，其實他是心如明鏡，一點兒也不癡啊！黃晦聞在廣州聽到蘇曼殊去世的消息，兼程趕到上海，親視其殯厝「廣肇山莊」，並弔以詩云：

一棺江舍未經時，冒暑來尋或有知；
已負死生元伯語，所哀塵露步兵詩。
尺書病革猶相問，晚歲棲居不可期；
賸有茫茫憂患意，亂蟬斜照共銜悲。

黃晦聞是蘇曼殊在上海「國學保存會」認識的朋友，大家都是留日的學生，而且又是廣東同鄉，因此爾後交往十分密切。在蘇曼殊臥病期間，尙致函殷殷談到晚年比鄰隱居的愿望，不料沒過好久却傳來噩耗，黃晦聞冒着溽暑趕往上海，幫忙料理老友的身後事，以盡朋友之道。另外還有許多朋友或弔以詩，或輓以詞，林林總總，多不勝記，其中尤以沈尹默撰寫的「劉三來言子穀死矣」及劉半農撰寫的「悼曼殊」最爲傳神。沈尹默的詩云：

君言子穀死，我聞情惻惻；
滿座談笑人，一時皆嘆息。
平生殊可憐，癡點人莫識；
既不遊方外，亦不拘繩墨。
任性以行遊，關心惟食色；
大嚼酒案旁，呆坐歌筵前。
十年春申樓，一飽猶能憶；
於今八寶飯，和尚吃不得。

詩中沒有艱澀的語句，也不加華麗的藻飾，彷彿像是對坐談心似的，平平實實的描繪出曼殊

大師的爲人及行事。顛沛坎坷的一生，癡呆而又慧黠的個性，不拘小節亦不顧細行，與之所至我行我素的作風，貪吃愛色，旁若無人，據案大嚼，呆坐聆歌的形貌如在眼前，如今却天人永隔，就算是替他準備了他最喜歡的八寶飯，也無法享用了。另外劉半農更以生動傳神的筆觸，純用白話詞句，寫成了「悼曼殊」詩六段云：

這一個人死了！
我與他，只見過一次面，通過三次信；
不必說什麼「神交十年」、「嗟惜彌日」，
只覺得他死信一到，我神經上大受打擊；
無事靜坐時，一想到他，便不知不覺的說：「可憐！」

有人說他癡，我說：「有些像！」
有人說他絕頂聰明，我說：「也有些像！」
有人說他率真，說他做作，我說：「都像！」
有人罵他「奇人」，却遭了「庸死」；
我說：「庸死未嘗不好！」

只此一個和尚！
百千人看了，化作百千個樣子。

我說他可憐，只不過是我的眼光，却不知道他究竟可憐不可憐！

記得兩年前，我與他相見，
同在上海一位朋友家裡。

那時候，室內點着一盞暗暗的石油燈，
我兩靠着窗口，各自坐了張低低的軟椅。

我與他談論西洋的詩，
談了多時，他並不開口，只是慢慢的吸着雪茄。

到末了，忽然高聲說：「
「半農，這個時候，你還講什麼詩，求什麼學問！」

「猶是阿房三月泥，燒作未央千片瓦！」
這是杭州某人的詩句。

我兩匆匆別了，他有信來說：「這兩句詩做得甚奇。」
又約我去遊西湖，說——

「雪茄尚可吸兩月，湖上可以釣魚，一時不到上海了。」

西湖至今沒有遊成！

劉半農與蘇曼殊確實是神交已久，直到蘇曼殊民國五年秋天由青島倦遊回到上海，才有機會在朋友家裡見面，兩人惺惺相惜，自然是一見如故，劉半農與蘇曼殊臨商縱談西洋文學，大約是蘇曼殊當時正為時局所困擾，加上身體不適，似乎並沒有十分熱切的情緒。然而蘇曼殊那年冬天到了杭州以後，接連給劉半農寫了三封信，討論到「梵語」，亦頗為讚許劉半農所倡導的「拜倫學會」，詞意之間對劉半農的道德學問是頗為推崇的。蘇曼殊遽然謝世，劉半農寫了這首「白話詩」來悼念他，不愠不火，娓娓道來，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，的確是所有悼念文字中甚為奇特的佳構。蘇曼殊死後，由於時局不寧，朋友大多不在上海，而且安葬地點始終未有定論，所以一直暫厝於「廣肇山莊」，整整經過了六年時間，才由「南社」友人林寒碧的大力協助，商得其內姊徐懌慧同意，割讓西湖孤山之陰預置生墳的一部分，作為蘇曼殊埋骨之地。

林寒碧名景行，原名昶，號亮奇，福建閩縣人，娶妻徐小淑乃杭州人，妻姊徐懌慧在西湖孤山購有墓地幅員廣闊；「南社」同人認為蘇曼殊一生熱愛杭州西湖，如果能够埋骨孤山常伴滿湖煙水，一定能够使大師含笑九泉，因此由林寒碧出面遊說其妻，再由其妻向乃姊進言，遂蒙慨然應允，撥出一部分土地來安葬曼殊大師。

於是積極籌劃，集資營建墓穴及墓塔，由曾經做過滿清兩湖總督瑞澂幕府的紹興師爺諸貞壯撰寫「塔銘」，諸貞壯是蘇曼殊學成歸國初期，在上海「國學社」認識的老朋友，辛亥革命

以後諸貞壯回到故鄉，曾經歷任朱瑞、楊善德及盧永祥的機要秘書，根據他與蘇曼殊的關係，尤其正在杭州任職，大部分的安葬事宜，自然就由他義不容辭的承擔了下來。他為蘇曼殊撰寫的「塔銘」云：

嗚乎，此吾亡友曼殊大師之塔！大師廣東香山蘇氏子，名玄瑛，字子穀。早棄冠服，不忘宗國，行脚萬里，劬志一生，博通藝文，旁及語學，其人生平，此可知矣。大師母為日本人，故嘗居日本，歸國以還，時時往省，蓋雖捨家，篤於倫紀，其與朋遊，彌勤信納，有所不屑，馳書力諍，久而益敬，衆所稱焉。往昔論交，幾二十年，最後之別，歲在戊午，大師遂於是歲五月，遽告怙化，年僅三十有五，甲子六月，友人為築塔孤山之陰，諸宗元乃為撰銘，林之夏書之。銘曰：終隱浮屠，夙戀此湖；藏骨於此，可無慙於林逋。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。

寂而不化形去影留

諸貞壯原名宗元，浙江紹興人，長於舊詩及古文，曾與蘇曼殊同住於上海「國學社」的藏書樓中，除了為老友撰寫「塔銘」而外，另撰有「曼殊遺事」亦清新可誦。當時擔任蘇曼殊安葬事宜的主角是陳佩忍，曾將籌備經過向孫中山先生陳述，寫了六首七言絕句，題目是「將為曼殊卜葬湖上呈元首六絕」。詩云：

皇覺真人往事陳，吳門道衍又非倫；
同盟會友知多少，爭及吾師道味醇！

燕子磯頭日欲斜，朝陽門外月華生；
振衣立馬知何事，漫擬斯人是作家。
少賤多能信有之，苦耽禪悅又耽詩；
試繙文學因緣集，盡是中西絕妙詞。
禪華人住海東邊，玉腕紅紗盪客筵；
畢竟阿難能解脫，至今愁聽十三絃。
荷風十里桂三秋，艇子瓜皮憶舊遊；
最使孤山梅更好，不曾磨鏡易眠牛。
美嘗從亡似介推，晉文應得有余哀；
難將駿骨千金意，換取綿山寸土來。

「一生一死，乃見交情」，陳佩忍是蘇曼殊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的同學，他們都是當時義憤填膺的「義勇隊」成員，後來回到國內，交往更加密切，此次奔走呼籲為老友辦理安葬事宜，足見其古道熱腸，令人十分敬佩。他的六首七言絕句中，最後一首，把蘇曼殊比作是隨同晉文公出亡十九年的義士介子推，功成身退，奉母結廬綿山，躬親耕織，甘守清貧，可謂推崇備至矣！

一日，晉文公小恙初癒，忽然想起介子推割股救君之義行，遂下詔大索以便行賞，後聞其隱居綿山，乃親往尋覓，但見雲山蒼蒼，峯巒疊嶂，不見路徑，難覓踪跡。後來有人建議舉火焚山，介子推事母至孝，當負其母出山矣！於是在林密火盛的情況下，介子推竟不得逃出而與其母互擁被燒死在一株柳樹之下，晉文公睹狀，為之垂淚不已，旋命就地安葬，立祠祀之，並改綿山為介山，以為永久紀念。有詩記其事云：

羈縻從遊十九年，天涯奔走備艱連，食君剝股心何赤，辭祿焚軀志其堅。錦上煙高標風節，介山祠壯表忠賢；祇今焚火悲寒食，勝却年年化紙錢。

火焚綿山之日適為清明節，後人仰慕介子推之狷介清賢，以其死於大火，而不忍舉火炊食，只吃些先天預備好的食物，因謂之「寒食節」，是日家家插柳於門，以招忠魂。陳佩忍將蘇曼殊比作介子推雖然有欠恰當，但從而可以證實其為革命同志，應該是無庸置疑的了。

除了呈給元首的七言絕句六首外，陳佩忍另外還撰寫了一篇「為曼殊大師建塔院疏」云：

曼殊大師，妙造玄微，空色諸相，英年解脫，涅而不緇。以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日，示寂於上海「廣慈醫院」，吁其悲矣！夫天地生才，由來非偶，既畀付以特殊，將期許而無已。況復翱翔瀛嶠，眷戀神皋，定交杵臼之間，側身顧廚之列，頭角嶄露，卓爾不羣，固已逐龍虎於風雲，隨幾復通聲氣矣！而乃心性湛然，忘情物我，慈祥惺惺，磊落光明，若吾師者，不可慕哉？特是人間污濁，原未可濁其清高，一旦委形影，絕塵鞅，無量無礙，飄飄而作逍遙遊者，固亦宜然。顧或者曰：「此非所以安其靈也，西湖之陽，孤山之陰，林和靖之偕梅妻鶴子以棲遲，白石翁之藉歌詞以發清響者，固吾師當日所嘗徘徊凝思，心摹口寫而不去者也。今若舉其遺蛻，建塔於茲，誅茅數楹，以奉香火

庶幾嘆三竺之祥光，繼蓮池之不朽乎！」衆皆曰：「善！」爰為之疏，以告十方，冀共圖之。師名玄瑛，俗姓蘇氏，表字子穀，粵之香山人也。行誼世多知之，茲不具云。

陳佩忍的這篇「為曼殊大師建塔院疏」，不啻是登高一呼的發起文字，大家看到了以後紛紛響應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遂使蘇曼殊安葬西湖一事，得以按部就班的依照預定計劃及日程順利進行。待至一切準備妥當，遂在上海「民國日報」上刊出一則「通告」云：

茲訂於陽曆六月八日（即陰曆五月初七），奉柩由滬寧北站起程，約下午四時到杭。凡滬杭兩地同人與有交誼者，請準期在站迎候可也。九號午時登穴。特此通告。

這是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七日到八日，一連兩天在上海「民國日報」第一版刊頭下方刊出的啟事，下面署名是「南社同人啟」。當天上海的滬寧北站及杭州車站，不但許多與蘇曼殊生前有交誼者紛紛前往迎送，而慕名及讀者前往迎送者更是不計其數，其中青年男女學生模樣的人尤多，一個個紅着眼睛來憑弔這位心儀已久的一代才人，場面十分熱烈而感人。

蘇曼殊的靈柩到了杭州，當夜停靈於「秋社」，白布幔上懸掛着曼殊大師身着袈裟的放大照片，下方有陳搏撰寫的「曼殊和尚像贊」云：

是日和尚，工愁善病，和尚何病，曰衆生病，豈惟衆生，虛空冥冥，亦贊刀兵，亦預同盟，道人畜馬，匪垢不

淨，寂而不化，形去影剩。

第二天中午蘇曼殊的靈柩在孤山之陰正式安葬，胡韞玉聲淚俱下的宣讀他自己撰寫的「曼殊上人哀詞」云：

曼殊上人精佛理，工詩文，善繼事，性天灑灑，入塵滓而不染。嗚呼！五濁世界，曼殊脫此而去，奚足介介？所可悲者，余輩後死者爾。既弔逝者，行自傷也。

悲風振海，白浪為山，懷此大陸，我心憂煩。

棟折巢覆，奚有完卵，瞻彼淨土，君長往焉。

余輩入世，所惡惟死，死不我哀，孰令致此。

目斷北邙，心傷蒿里，莽莽神州，與君長已。

忍死相弔，薄暮苦饑，青春暮色，白日滅暉。

精華已竭，命也何時，君之靈兮，應為我悲。

這位天才橫溢，憂國傷時，放蕩不羈而又能飄然物外的奇人和怪人，志士兼浪子，既是名士又是和尚的蘇曼殊，終於在他熱愛的西湖畔長眠了。誠如劉半農在「語絲」雜誌上發表的詩句云：「賸得今朝一湖水，五更嗚咽哭詩僧。」後來「齊魯之戰」以後，由於時局紛亂，每歲清明均由徐懋慈及徐小淑姊妹，代表蘇曼殊的

老友們前往省視及掃墓；北伐成功以後，前往憑弔的人絡繹不絕，留下許多懷念的詩詞，不及一一備載，僅錄柳亞子四律云：

廿載交期不可云，又攜徒侶弔湖濱；
沈靈九地君無恙，憂患頻年我有身。
苦為雲林搜軼事，忍言敬禮定遺文；
流傳縱遣弓衣繡，寧慰斷鴻零雁人。
湖海蕭郎舊騎兵，似聞與汝有親情？
叢殘破爛都收拾，敦厚溫柔足品評。
畫本精靈珍絕筆，雜書細碎見平生；
袈裟一襲餘溫在，倘有脂痕淚點瑩。

隱病難言淚滿裾，故人心事太迂墟；
降胡克用唐名將，複姓布衣宋大儒。
祇是紛紛傳說異，終慙考證簡編疎；
鑿開泥沌原多事，地下騷魂倘諒予。
孤山一塔汝長眠，憐我蓬瀛往復旋；
紅葉櫻花都負了，白蘋桂子故依然。
遭亡東海思前度，憑弔西泠又此緣；
安得華嚴能湧現，一龕香火禮狂禪。
詩中提到「敦厚溫柔」四字評語，是借用蕭
緜秋對蘇曼殊的形容詞彙，蕭緜秋與蘇曼殊最談
得來，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瑣事，蕭緜秋均知

之甚詳，而蘇曼殊的稿件、畫幅、袈裟及戒牒等
物，收藏在蕭緜秋處者特多，曾擬編成「曼殊遺
蹟」行世；許多人都想當然的推想他們兩人除
了朋友之情而外，還有些親屬關係，其實都是瞎
猜。此外一手經營蘇曼殊安葬事宜的陳佩忍，本
來打算在蘇曼殊的墓塔前方再建一座「燕子龕」
小祠，旋以經費用罄而未果行。
蘇曼殊的墓塔面對寶石山，俯瞰裏西湖，古
木蕭森，萬柄荷葉，繚繞左右，與蘇小小墓及秋
瑾女俠之墓均相去不遠，後來林寒碧夫婦及林鐵
慧夫人去世後亦緊鄰安葬，有湖山、美人、女俠
、朋友為伴，蘇曼殊定得含笑九泉了。

(未完待續)

中 外 詩 壇

羅 尚 主 編

和薇庵韻

香港·蘇文擢

一掬鄉愁盡入詩，浮生如海浩無涯。
行人日晚猶爭路，獨客樓高易感時。
風雨關河餘涕淚，江山夷夏助流離。
懸知去住同羈旅，不為逢秋始作悲。

倒前韻

前人

長年何事足生悲，一木迎秋萬葉離。
流水落花同赴壑，巖霜谷樹正知時。
幾人冠蓋京華路，獨士簞瓢潁水涯。
莫更風前想純皚，故鄉雲物只宜詩。

得香江蘇邈加先生編印梁八太譚
玉櫻居士所藏書翰圖照影存巨冊
居士法號弘寬虛雲所錫 龍 定

弘寬居士高蘭儀，矯揉儒佛崩奔時。
珍藏書翰足文獻，編纂復得天人師。
用心可與惠姬比，我欲持之愧良史。
滿目賢豪書幾人，今日人人習鑿齒。
響屨詩存玉版箋，幾回看日下虞淵。
無生體取西來意，十丈花開玉井蓮。
先總統 蔣公百歲紀念 王家鴻
建軍黃埔定神州，收拾山河再起頭。

早歲東征兼北伐，一生後樂與先憂。
威揚富士恩能濟，淚灑慈湖水不流。
青史他年誰秉筆，百齡事事足千秋。
餘庵詩續集贈詞 美國·謝惠霖

前題

星洲·潘 受

餘墨猶翻大海潮，蒼雲急寫幾千般。
耳邊天地紛蛙黷，足下文章是孔鸞。
試展吟來知律細，不經意處亦神完。
何時載酒苔岑合，得共吾宗把臂歡。

遊東京

香港·潘小磐

敗國餘灰竟再振，我寧一笑怒頑鄰？
東京此日雄天下，猶有街頭露宿人！